

高村長跟我們解釋說，Tanayiku 就是沒有憂愁的意思。我咀嚼著沒有憂愁的意思的意思——那究竟指的是山谷與山谷中生命所感受的，還是人們在這裡所獲得的？或是。或是。山美鄒人、我，和整個達娜伊谷都在沉思著。

達娜伊谷

雅古依說：「到了沒有檳榔樹的地方，就是 savigi(山美)。」我順著她睫毛指引的方向望去，看見一面牆上寫了札札亞。「山美第一鄰到了。」

車子隨著山路的節奏舞擺，熄了冷氣，讓桂竹與麻竹將熱帶闊葉林營孕的清涼空氣，煽進車裡來。過了龍美，我們一路下降，像一尾渴著的小剪尾，帶著跳躍的尾羽與心情尋找可以解飲的暢美水域。

我們準備降落到山美鄒人的聖地，達娜伊谷(Tanayiku)。被認為是李奧波(Aldo Leopold)重要詮釋者的環境倫理學家柯倍德教授(J. Baird Callicott)與他的妻子不斷張望著車窗外的熱帶山林，彷彿初臨南國的候鳥，以興奮的眼神向開著車全國城先生詢問著達娜伊谷的種種。他說，美國少見這樣的林相與地景。

車上還有生態關懷者協會的陳慈美老師，以及陪我們一同上山的鄒族女孩雅古依。從嘉義市經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由雅古依帶領，坐在山美村新建的，全然漢人品味的多功能社區活動中心裡。

負責簡介的是高正勝村長，他戴著紅色的巾帽，帽緣裝飾著應該是貝類的微小飾品。陽光浪拍過來，使他的眼神帶著一種具有想像力的顏色。

Tanayiku，高正勝村長以略帶憂愁的眼神說，Tanayiku 意即一個沒有憂愁的地方。

數百年前，鄒族因為某一種詭祕疾病的侵襲而喪失多數族人，那時漢人正逐漸從海的那端不斷湧入海島，或豪奪或交易取得適合栽植的土地的主導權。高村長說，鄒人原本有權向漢人徵稅，漢人也會在鄒人前往時，以好食好酒相待，為共同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因緣痛飲。但瘟神改變了漢人的態度，族群力量衰減的鄒人，在徵稅時受到人口日漸增多的漢人羞辱、嘲弄。

族群與族群間的平等交往，往往只建立在實力原則上，實力不等時，就沒有平等。從十萬人削減為數千人的鄒族於是選擇避開瘟神與漢人，向山區遷移。

村長口中的「怪病」，讓我想起戴蒙(Jared Diamond)提到在殖民時期，隨殖民

者帶來的新病菌，原住民往往沒有抵抗能力，而先被新移入者一併帶入的疾病「征服」。當年美洲殖民者「西征」之時，發現天花與車前草(英文名為英國人的腳)竟比軍隊還快。而中南美洲輕易地被歐洲人征服，除了金髮碧眼的「天神」形象外，傳染病削弱了原住民的抵抗力，或許是另一個重要因素。

病菌與漢人帶來的農耕方式，想必使得鄒人對這片被改造過的土地感到陌生。就像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口中所謂的「生態殖民」(ecological colonial)，政治與文化的改變，往往就在殖民者改變地景的過程中完成。

土地被改變，自然景觀被改變，歷史也將被改變。關於吳鳳，高村長說他從老人家那裡聽到的，其實是一個活動於漢、鄒間的通譯官。由於鄒人發現吳鳳多次在轉手稅貨時暗扣財貨，引發漢、鄒間的誤解，於是鄒人便處決了吳鳳。

「就在這個地方，我的祖先，殺了欺騙我們的吳鳳」。高村長指著門外，臉部線條山一般堅硬起來。

從阿里山公路上山時，我還曾向左望了望往吳鳳廟的道路，不知道廟裡的情形現在怎麼樣了？1988年12月31日，多族原住民青年共同以鋼索及電鋸推倒嘉義車站前的吳鳳銅像，在銅像倒下的隔年，山美人開始保護達娜伊谷，而漢人苦心經營的吳鳳魂魄則從教科書裡離開。圍繞著這一顆「捨身取義」或是「罪該如此」的人頭的，不只是「一樁往事」，而是族群共存時主導者取得歷史敘述發言權的繁複糾葛。

高村長的獼猴與狼犬帶領我們進入達娜伊谷，獼猴幼年時被獸夾奪去了一截小腿，高村長因此收養他下來。雖然缺了一截腿，還是原比同為靈長類的我們靈活。他不時躍上山蕉上提醒，面對溪流不能只用人類的高度，還必須顧及獼猴、潤鳥、隱身在路旁鳥榕上的枯葉蝶，以及溪裡固魚的視角。森林中的生命們，都以寄望的眼神望著溪流。

達娜伊谷就是山美鄒族實質生活與想像力的動脈。過去達娜伊谷曾被分成五個區段，以她豐富的生命力扶養著部落的五大家族。

但因為阿里山公路的開通，使得固魚的殺手可以深入這條曾文溪上游的溪谷。村民也一度受到強勢文明的經濟蠱惑，他們在枯水期溯溪電魚、毒魚，凌遲缺乏憂愁的達娜伊谷。

當達娜伊谷失去固魚時，潤鳥也失去了飛臨溪谷的意義。山美鄒人只能在記憶中溫習「沒有憂愁」的天賜。高村長說，那時留在山美的年青人，常常問「我們該怎麼辦？」高村長認為，這個問題只有健康活著的達娜伊谷才能解答。於是他帶著

兒子們夜晚巡溪，並面對不同意見族人的壓力。高村長說：「或許是因為我小時候被百步蛇咬過，差一點死掉，所以才有勇氣吧。」就像百步蛇改變高村長對生命的態度，高村長也改變了山美鄒人的態度。漸漸族人們相信達娜伊谷就流動在自己的體內，保護達娜伊谷，即是保護自己。

當五大家族決定放棄自己溪段的管理權，便意謂著，山美村民開始重新拾回他們理解土地的方式。那個因為外力與經濟因素而不斷失去林木、土地與族群尊嚴而一度失憶的生活方式。

那年是一九八九，鄒族重新以生命的眼光看待生命。

高村長回憶，曾經有一次，幾個外地人趁夜電魚，巡溪員回村廣播，一百多位村民沿著達娜伊谷搜索，圍住驚慌的盜獵者。靜默的暗黑中，二百多隻在夜裡閃亮的鄒人憤慨的眼，讓盜獵者以為遇上天遣的河神兵將。

走在搖晃的吊橋上，我面對的達娜伊谷，正因這種重新被召魂的生活方式，粼粼發光。發光的是側著身子，攝食溪石上苔藻的固魚，也是因禁獵禁伐，而重新找到生存勇氣的族群生命。

在第一賞魚區的吊橋下，我脫離了參觀的行伍，鑽進一處岩洞後的濕地。經驗告訴我，溪谷旁的濕地，常是蝶群聚集吸水的廣場。果然在我眼前一公尺處，正是一個由淡紫粉蝶、雌白黃蝶¹、斑粉蝶²、無尾白紋鳳蝶、姬黃三線蝶組成的吸水群落。他們如一群在球場上，互相鼓勵的球員般，緊密團聚，並不斷變換姿勢，用口器探吻土地，翅翼如蛤蚌張闔，鼓動氣流將我吸近。

雌白黃蝶翅端的紅斑配上黃色，除了中、南部的溪谷外，記錄上，北部沒有她們的形跡；淡紫粉蝶夾雜其間，像是為了怕配色單調而刻意加入的，他們的翅腹面與翅背面差異甚大，展翅極像臺灣粉蝶；斑粉蝶常不知何故飛起旋繞幾圈，直到看我無甚動靜，才又擠到雌白黃蝶的中間。

無尾白紋掉頭就走。

姬黃三線蝶只有一隻，靜靜地一動不動。過去也常常發現三線蝶或單帶蛺蝶在

¹ 雌白黃蝶，學名 *Ixias pyrene insignis* Butler，屬粉蝶科，又稱橙粉蝶。雄蝶正面為黃色，前翅有橙色斑，前後翅緣皆散生灰黑色鱗粉。雌蝶翅正面為灰白色，無橙色斑。腹面皆呈黃色。展翅 4-4.5cm，幼蟲攝食白花菜科的銳葉山柑。在中南部的吸水蝶群裡，淡紫與雌白兩種粉蝶常一起出現。(見彩圖十二及本文扉頁素描)

² 斑粉蝶，學名 *Prioneris thestylis formosana* Fruhstorfer，屬粉蝶科，又稱鋸粉蝶。翅正面為白色，翅脈附近散生黑色鱗粉，雌蝶底色偏黃，且黑斑較多。翅腹面為黃色，翅脈上有灰黑色鱗粉。展翅 6.4-7.2cm，幼蟲食草為白花菜科的銳葉山柑。(見彩圖十三)

熟爛的蓮霧樹下，吸到原本直立的翅膀逐漸傾斜，也許是醉了。

我蹲坐持著相機，以為自己成了達娜伊谷旁的一枚石頭。

這時柯倍德教授的太太走過來，我以手指引著地上的那群在溪畔話著家常的蝶群們，她興奮地舉起傻瓜相機猛按快門。雖然我知道傻瓜相機沒辦法拍出足夠大的影像，但還是沒有阻止她「浪費底片」。其實，沖洗出來的照片中的蝶群是否清晰並不重要，因為就我與蝴蝶接觸的心情，我推想即使距離一個太平洋之遙，這群蝴蝶也將清晰地顯影在她腦葉中關於臺灣的記憶區裡——當一切都老化的時候。

轉身的剎那我又發見一隻停駐在藿香薊的豔麗粉蝶，從色彩的組合約略可以推斷可能是斑粉蝶，達娜伊谷的海拔不高，胡麻斑或韋氏胡麻斑出現的機率應該很低。這些看似形貌相近的蝴蝶，無論幼生期與成熟期都有著不同的食性，觀察時的情境，成了我們認識他們的一條小徑，沒有一隻斑粉蝶的幼蟲能忍受嚼食白花菜科以外的植株，而韋氏胡麻斑粉蝶，也不能忍受燠熱的谷地。

就像雅古伊和淑慧告訴我，她們不習慣台北的視野，那「窄窄的」城市，讓她們感到極度的不安，所以就回到家鄉的教會工作。我們沒有權力與能力，要求斑粉蝶和韋氏胡麻斑粉蝶一起嚼食忍冬葉桑寄生，如同我們沒有權力與能力要求鄒族人習慣都市的視野，「一起過進步的生活」。

我問了雅古依鄒族人對於蝴蝶的看法及有關的傳說，她說，「有一種很大的土色的蝴蝶，如果他們飛到你的房子裡，就表示好運，表示今天你可以去打獵。」我在腦袋裡轉動著各種「土色」、「巨大」的蝶，猜想那可能是巨大的環紋蝶，或者是被雅古依誤為蝶的皇蛾、蘿紋蛾或天蠶蛾吧？

相信蝴蝶或蛾飛進屋子裡帶來獵捕的幸運，就彷彿相信其他生命的存在，會帶給人類幸運一樣。

當柯倍德教授以口哨招呼興奮得失了魂的我前進時，一隻枯葉蝶³從我眼前竄飛，我清楚地看見他翅背的藍光與橙帶，像節慶舞蹈的飛旋彩帶，以驚人的速度旋繞樹間。但我知道不能沉迷，必須跟隨他的節奏，否則一旦他停憩下來，又將「植物化」成一片樹葉。果然，幾秒後，谷旁的森林，將他抱了回去。在同一瞬間，我相信另一隻舞姿更為罕見的黃帶枯葉蝶，從被我驚擾的左前方閃過；只是我的眼球

³ 枯葉蝶，學名 *Kallima inachus formosana* Fruhstorfer，屬蛺蝶科蛺蝶亞科。翅底為藍色，前翅有一橙色斜帶。翅腹面近似植物葉面的色澤，故合翅時彷彿一片枯葉。展翅 6-7.5cm，雖然有良好的偽裝，仍是非常機警的蝶種。幼蟲攝食爵床科的臺灣馬藍、蘭崁馬蘭及臺灣鱗球花，全臺皆有分布。(見彩圖十四)

和枯葉蝶接觸的時間，可能比接觸黃帶枯葉蝶多了百分之一秒，於是讓我懷疑是否是一種過於興奮而產生的幻覺。

一路上我至少發現了五隻枯葉蝶(隔天再上山也記錄了四隻)，這意味著有相當群落的臺灣鱗球花，在這片溪谷的某種安靜地仰望著陽光，撫養這群活的枯葉。

沿著溪流繼續前進，我的眼光從來不只停留在溪裡游繪水紋的固魚身上。因為我知道，固魚只是一個象徵，達娜伊谷不能只有固魚，也必須讓枯葉蝶、淡紫粉蝶、雌白黃蝶繼續生命，不能只有枯葉蝶、雌白黃蝶，還要有撫養他們子嗣的臺灣鱗球花與銳葉山柑。即使路旁以華麗技巧捕食的銀腹蜘蛛，都是使達娜伊谷生命勃勃的一枚粼光。

繼續前進，我們在路旁鄒人擺設的簡單棚子裡吃了一碗山愛玉。高村長指引了山愛玉的植株給我們看，一位鄒族小朋友，則害羞地向柯倍德展示他的腰刀。猴子趁機攀上山蕉，尋找捲葉中的某種鱗翅目幼蟲(好像是香蕉弄蝶)，補充蛋白質，空地上琉璃蛺蝶在巡弋著。而我意外地在石階旁，發現一隻保育類的臺灣大锹——他的左前足折斷，活動力低，看來已處在瀕死狀態。

這是達娜伊谷的午後，溪水極近，但溪水聲卻像在遠方。

在這次來臺參訪的一次演講裡，柯倍德曾說，原住民與獵物之間，存在著某種靈性的關係。獵人懂得何時捕獵，何時應該讓大地生育，其實是一種生命與自然界的需索契約。現今山美人保育固魚，或許也在實踐某種新的人與獵物存在的靈性關係。固魚滅絕了，達娜伊谷成為死溪，在某種意義上，山美人將失去存活的憑藉，而終需完全被另一個擁有政治力的文化所吞沒。贊同保育達娜伊谷的山美人捕食固魚、藉固魚吸引觀光客，而固魚與達娜伊谷也依藉山美人的保護，而免除被人(包括山美人與漢人)消滅的危險。

至於固魚與山美人，是否還是維持著百年前那種靈性關係，或許不是重點。唯一可知的是，農民、獵人與觀光來維繫生存的人們，都必須要對土地有更超乎尋常的尊重，因為他們的獲利資本幾乎全來自自然的慷慨，而非僅僅是人們的勞力付出。

李奧波與他的信仰者柯倍德教授都相信，真正的保育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狀態」，而人類必須提供「所有與人類一同在進化旅程中的伙伴」生存的空間，因為其它的生命也同樣具有內在的生存價值。然而，當媒體與外地人只希望遠途來看達娜伊谷保育成功鄒族人「真正的魚」的固魚時，被山美人特意介入溪谷生態來保護的固魚，是否已經無形中造成單一族群的扭曲膨脹？固魚在這裡接受遊客手中拋下的人工飼料的餵食，那個撒下飼料的微笑與興奮，會不會使固魚與遊客成為一種

短暫的、出租式的豢養與被豢養的關係？如同公園裡養肥而喪失振翅返回原鄉慾望的綠頭鴨，那雙翅膀，怎樣也拍不出為渴求歸鄉而飛行的動人弧線。當自然或原住民文化的某些物事，被拿來販賣的時候，「被餵養在溪裡的固魚」，和「被豢養在水族館裡的固魚」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對我來說，或許山美人讓固魚重見達娜伊谷的同時，也應該讓鄒族傳說中雨傘節和魚交配產下的石斑，及雅古依口中已經很久沒見的鰻魚，與固魚競爭在溪流裡游泅的權利。否則，那固魚閃動著光的身軀，將會成為另一個遺憾(或者霸權)的隱喻。

在路上，我看著夾道刻意栽植的馬櫻丹、鳳仙花、紅蓮蕉與射干，疑惑如同鬼針草黏沾在思慮上，刺癢難忍。這些為了引蝶被人栽植，最終侵占到其它植物生存場域的小花，真能代表成功的保育價值？而「山美經驗」成功後受政府補助，一路正在翻修步道。那些水泥灌漿製成的堅固欄竿，準備上漆偽裝成綠竹，沿溪站立。或許等步道完成，我這種不適於山崖奔行的笨拙腳步將獲得了安全的保障，但官方的、儉俗的美感品味，會不會在清秀的達娜伊谷留下俗豔的濃妝，而使她失去天然的線條？來到達娜伊谷的人們，會不會當這裡是一個人造公園(事實上，步道旁就建了一座中國式涼亭)，而遺忘了她的野性？

體驗自然不只是讚嘆美景，或許，也必須去摸觸她的暴烈、變動與複雜。

但面對強勢的消費文化，不這樣，又能如何。何況我的這些想法，或是另外一種毫不考慮山美人生存的天真。與其說我的這一連串問句是質疑山美經驗的盲點，不如說是我自己對自己無法提出解答的焦慮吧。

不過關於環境思索的問句的解答，往往是另一個問句(就像古人以詩來應答詩一樣)。問句無法回答問句，但不斷繁殖的問句，讓我們相信自己不是盲著眼被牽到決策者建築的唯一官道，讓生命的顫動變成單調。或許就像米蘭·昆德拉在《生活在他方》的序言裡所說的那句箴言，「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回答」。

那問號是一隻驚鷺思維的姿勢、一支拐杖、一把鴨嘴鋤，讓我們在土地中翻找滋沃靈魂的可能性。

我想起柯倍德教授前周曾在陳健一先生的帶領下，踏查林口海岸附近被採砂者挖掘的狀況。他面對著那窟挖砂者「製造」出來約三、四層樓深的谷地，問：你們知道「魔鬼的交易」嗎？我們搖搖頭。柯倍德說，比方說如果為了建房子勢必要取砂，那麼你贊成挖海砂、陸砂，還是溪、河床的砂？

我忘了大家是怎麼回答的，因為當時這句話讓我深深陷入思慮的困窘，而失了

神。

人類已不可能走向不用砂而建屋的路上去。或許將來會有新替代物質出現，但我們不知道還要多久，而現在人口與都市建築的膨脹都不可能使我們欺騙自己可以阻止採砂。山美人也需要觀光業來維持部落人們維護達娜伊谷的信心，他們必須擺盪在媚俗與保存純樸色澤的獨木橋間，小心翼翼。

午後的達娜伊谷，落起冰涼的、纖細的小雨。彷彿千萬隻固魚洩上了岸，躺在楠樹葉上，躺在濕滑的巨大溪石上，在藍得無法看見雨來自何處的天空中閃動著沉思的光。

達娜伊谷與山美鄒人都在沉思著。

離開達娜伊谷前的短暫休息，我用相機追縱著頑皮的眼紋擬蛺蝶⁴，在北部，遇到亮眼橙色的孔雀紋蛺蝶機會來得大些。我在觀景窗裡和他翅上宛如用夏天陽光清洗過的眼紋對看，彼此帶著緊張、不信任，以及好奇。高村長在一旁看著我，眼紋擬蛺蝶不安分地從一朵花躍飛到另一朵上，讓我幾分鐘後才有機會按下快門，鬆口氣，滿意地笑了出來。我轉頭對高村長說：「跟他比耐心。」高村長點點頭笑了。

一件需要耐心的事。關於讓達娜伊谷能微笑這回事。

2000/8/30 吳明益

⁴ 眼紋擬蛺蝶，學名 *Junonia lemonias aenaria* Tsukada & Kaneko，屬鱗翅目蛺蝶科蛺蝶亞科，又稱蛇眼蛺蝶。翅色為暗褐色，散布淺褐色及灰白色斑。前翅正面有兩枚眼紋，後翅有兩枚大眼紋，兩枚小眼紋。展翅 4.8-5.4cm，幼蟲食草與枯葉蝶同是爵床科的臺灣馬藍及臺灣鱗球花。(見彩圖十五)